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语音特点

——兼论四川两大方言的历史关系

周及徐¹

【摘要】南路话与湖广话的21条语音特点比较说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差别，是以中古音类为条件的，两种方言音系内部结构不互相包容。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相似度，二者存在明显的差异。分析南路话的9条语音特征与湖广话对应关系，更证明南路话不是湖广话在川西南地区演变的结果。南路话应是元末以前四川本地汉语方言在当地的后裔。

【关键词】四川方言，南路话，湖广话，语音比较，历史关系

【中图分类号】 H17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1263(2012)03-0065-13

本文分四个方面讨论：一、湖广话和南路话；二、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特点比较；三、南路话与

湖广话的相似度；四、从语音特征看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历史关系。

一 南路话和湖广话

“湖广话”是四川人对成都和重庆等地方言的俗称，一般指以成都和重庆两地的方言为代表的通行于成渝地区的方言。它具有西南官话的共同特征，例如有四个声调、古入声字归阳平；也有自己的一些特征，例如不分平翘舌声母、不分鼻边音声母、高元音后的后鼻音韵尾变为前鼻尾、调值相似等等。成渝两地方言之间差别很小，“湖广话”覆盖了东起万州西至成都岷江以东的地区^①。从地理位置上看，整个四川盆地，除去岷江西南以及沱江和岷江之间的部分，都是“湖广话”地区。从当地人对方言的感觉上说，通常说的“四川话”就是成渝两地话为代表的“湖广话”，操这种方言的人被称为“湖广人”^②。湖广话即成渝地区方言，是明洪武及清前期移民的结果，前贤崔荣昌教授（1985：6-14）根据移民史资料已有论证，笔者（周及徐2011）对此也有新的论证。

“南路话”也是四川人对当地的另一种方言的俗称。“南路话”在指岷江以西及以南，特别是成都西南的都江堰、温江、崇州、大邑、邛崃、蒲江和新津一带的方言。它在语音、词汇上都有自己的特征，最明显的不同于“湖广话”的语音特征是入声独立。在更大的范围上，有这种语音特征的话沿岷江以西一直向南分布，经乐山、宜宾直至泸州地区，再折向东北进入今重庆市境内^③。由于水路便利，东南而去的岷江是古代成都、乐山、宜宾等城市经长江进出四川盆地的主要通道，商旅必经，这条通路称为“南路”。成都的“湖广人”称讲这种当地话的人为“南路人”。在当地人的对方言的认识中，“南路话”与以成都

作者简介：周及徐，男，1957年生，成都人，教授，研究方向为汉语史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四川西南地区方言研究”（08BYY015）；四川省社科基金“十一五”规划重点项目“四川西南地区方言研究”（SC07A006）

① 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1987）中的“西南官话成渝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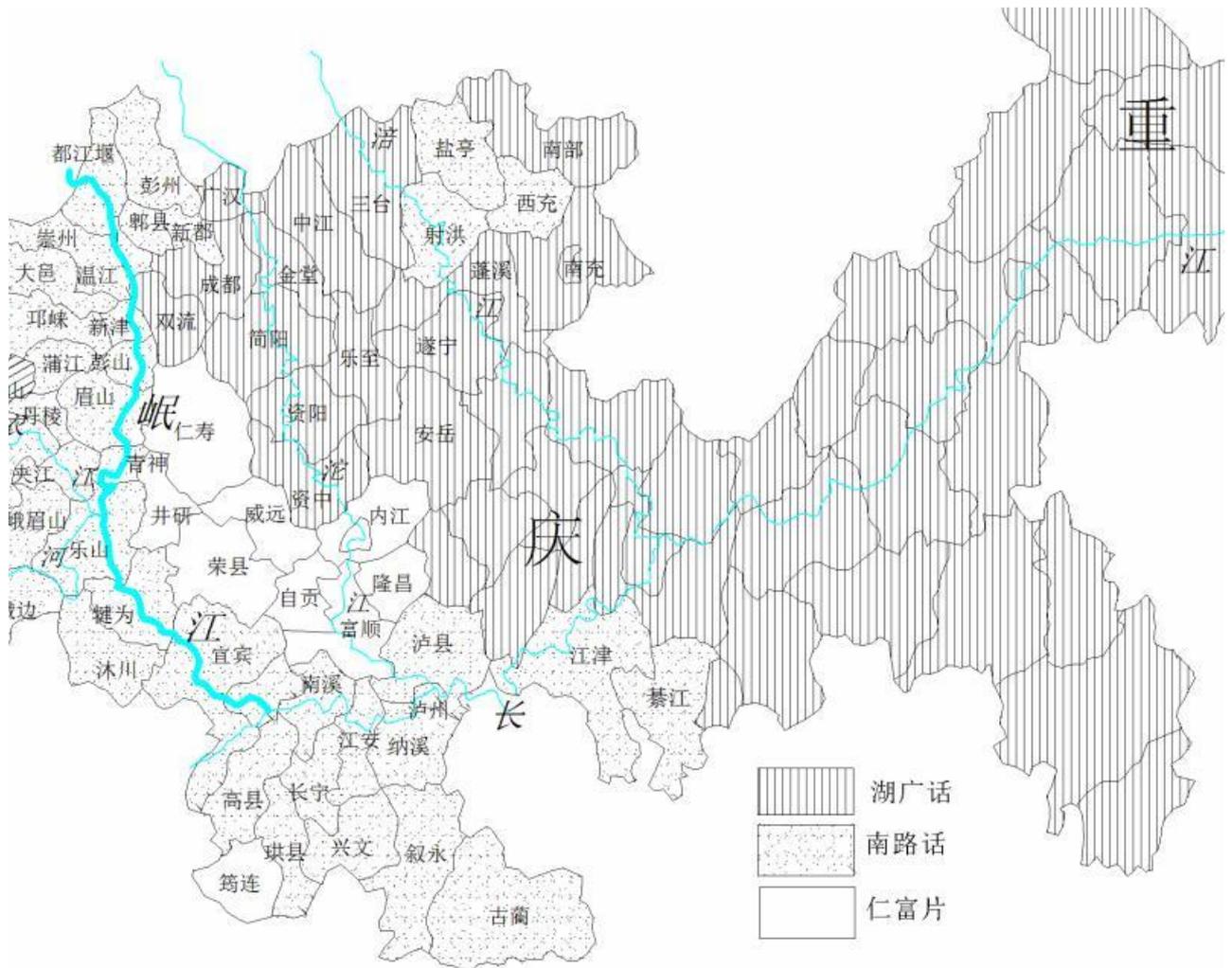
② 随着近年来重庆升为直辖市，行政上与四川省分割开来，一些人开始强调重庆话与“四川话”的区别。从汉语方言分区上说，重庆话属西南官话成渝片，与成都话同是“四川话”的一部分。

③ 整个区域约相当于《中国方言地图集》（1987）中的“西南官话灌赤片”中的“岷江小片”。

市区话为代表的“湖广话”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方言。

在过去的四川方言研究中，没有注意到南路话在四川方言中的重要地位。四川大学崔荣昌教授^①，曾有多篇文章和专著研究四川方言及其历史形成。他的观点被许多行内外的学者所接受。崔荣昌（1985）认为：“元末明初的大移民把以湖北话为代表的官话方言传播到四川，以而形成了以湖北话为基础的四川话，清朝前期的大移民则进一步加强了四川话在全省的主导地位，布下了四川话的汪洋大海。”在他的后期专著《四川境内的湘方言》（1996）“四川方言的形成”一节中说：“我们认为，四川方言，包括四川官话都是外省移民带来的。”（崔荣昌1996：7）在崔教授的四川方言的划分中，四川话即湖广话，把大片的属于南路话的方言点归于“湖广话”之下，忽略了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他的看法是，四川原有的汉语方言在元明清以后被外来移入的方言替代了，四川当代方言的历史只能上溯到明初。

我们不同意这种观点。根据四川方言调查的资料，我们认为四川和重庆地区仍然成片地存在元明清大移民以前延续下来的方言，这就是以前忽略了南路话。我们已经从移民史和方言地理分布的角度讨论了这一问题（周及徐2011）。如果我们还能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系统来说明它们内部的不同特点和互不包容的音系结构，就能更有力的支持它们不是从14世纪下半叶的同一个原方言延续而来的看法了。下面就是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和讨论。



湖广话和南路话沿岷江、长江地区分布图

① 崔荣昌教授于2011年1月6日去世，时年72岁。谨对这位研究四川方言卓有贡献的前辈学者深表哀悼。

注：图中标市县名的地区属四川（只有江津、綦江属重庆），不标市县名的属重庆。

空白的是仁富小片。为了突出标示其地理位置，岷江作了加粗^①。

二 南路话和湖广话语音特点比较

都江堰、崇州、蒲江、温江、大邑、邛崃、新津等市县，今属成都市，从西北到西南三面包围着成都，大部在岷江以西地区，这是南路话最典型的区域，我们称它们为川西南路话。乐山地区在岷江中游，泸州宜宾地区在岷江下游。这些地区联起来，加上今在川、渝结合处长江以南的江津和綦江^②，相邻的黔北沿赤水河的赤水市、习水县和桐梓，即是大约沿岷江以西以南的“L”型南路话地区^③。

我们从南路话与成渝话音系的比较中，选择能反映两者音系特点的21个语音特征，这些也是四川方言中常见的声、韵、调特点，列举每个语音特点代表性的例字，比较这些特征在川西南路话、乐山话、泸州话、成都话和重庆话中的异同，同时列出北京话语音作为参照。这些语音特点选择的依据除少数共同点外，主要是南路话与湖广话音系分歧的地方。

方言语音，川西南路话以都江堰河西话、崇州话、蒲江话、邛崃话、大邑话等5点，乐山地区以乐山沙湾话，泸州宜宾地区以泸州话，成都市以成都市区（老派）话，重庆市以重庆市区（老派）话，北京以标准普通话。前7个地区资料来源于本课题的田野调查（周及徐2011）^④，重庆市区（老派）话以巴县音系（杨时逢1945）^⑤，北京话以《汉语方音字汇》（北大中文系1989）。

各点调类及调值如下：（为避免字迹过小难于辨认，本文声调数值一律不上标。）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邛崃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阴平 1	55	55	45	55	45	45	55	45	55	55
阳平 2	21	31	31	21	31	31	41	21	31	35
上声 3	51	52	42	42	42	42	551/51	42	42	214
去声 5	213	11	34	214	34	13	424	213	35	51
入声 7	44	33	β3	24	33	33	44	(21)	(31)	

南路话与成渝话音系特点比较（为便于了解方言间调类的对应，在以下的列表中用“-1、-2、-3、-5、-7”等表示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五个调类）：

(1) 古晓组字-u 韵前读为 f-，其余的韵母前，晓组字读 x-。如：

-
- ① 仁富小片话的特点与湖广话和南路话皆不同，初步认为是另有来源，留待以后讨论。又据我们的调查，井研也是南路话区。本图由四川师范大学文学院 2009 级语言学研究生张驰绘制。
 - ② 重庆地区除了与川南相连的江津区和綦江县这一小块地方外，都是广大的湖广话地区。
 - ③ 大概地说，岷江以下还有相连的川渝黔长江南岸一部分，和黔北沿乌江的一小块地区。
 - ④ 由于篇幅所限，没有列出我们根据田野调查资料建立的方言点字音表，进一步资料可查看国家社科基金课题《四川西南地区方言调查研究》（周及徐 2011）。
 - ⑤ 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杨时逢等人 1945 调查，以巴县为重庆语音点，相当于今重庆市中区。见《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上）（杨时逢 1984）卷首地图。

	都江堰河西	崇州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户	fu-5	fu-5	fu-5	fu-5	fu-5	fu-5	xu-5
欢	xuæn-1						
昏	xuæn-1						
灰	xuei-1						

这一特征是南路话与成渝片方言共同的。

(2) 知系声母读 ts-。如(成渝话中的 Ts-舌尖部位比北京话略后)：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住	tsu-5	tsu-5	tso-5	tsu-5	tsu-5	tsu-5/tso-5	tsu-5	tpu-5
尺	tshe-7	tshe-7	tshe-7	tshe-7	tshe-7	tshe-2	tshe-2	tshe-3
十	sə-7	sə-7	sə-7	sə-7	ʃɿ-7	ʃɿ-2	ʃɿ-2	ʃɿ-2

这一特征是南路话与成渝片方言共同的。南路话中，也有一些点深臻曾梗摄三等知系开口入声字读翘舌，如：十 $ʃə-7$ （都江堰河东话）、直 $tsɿ-7$ （郫县）、尺 $tshe-7$ （新都），十适石 $ʃɿ-7$ （泸州）；只出现在这些特定的韵母中，与舌尖前音声母分布互补。

(3) 泥来母一二等字相混，三四等字区分，形成 l-/n- 与 η - 对立。如下表：

	都江堰河西	崇州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南	næn-2	næn-2	lan-2	lan-2	næn-2	nan-2	nan-2
兰	næn-2	næn-2	lan-2	lan-2	næn-2	nan-2	lan-2
泥	ni-2	ni-2	li-2	ni-2	ni-2	ni-2	ni-2
离	ni-2	ni-2	li-2	li-2	ni-2	ni-2	li-2

南路话（乐山除外）分为两组，重庆话全混。（参见本文第四节第1条的讨论。）

(4) 臻摄一三等合口端泥精组字失去 -u- 介音。如下表：

	崇州	邛崃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盾	tæn-5	tæn-5	tæn-5	tæn-5	tæn-5	tæn-5	tuæn-5
论	næn-5	læn-5	læn-5	læn-5	læn-5	næn-5	luæn-5
遵	tsæn-1	tsæn-1	tsæn-1	tsæn-1	tsæn-1	tsæn-1	tsuæn-1
笋	sæn-3	sæn-3	sæn-3	sæn-3	sæn-3	sæn-3	suæn-3

南路话和成渝话同读开口，北京读合口。（参见第四节第2条的讨论，下条同。）

(5) 蟹摄舒声合口一等端组字、山摄舒声合口一等端泥组字失去 -u- 介音：如：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堆	tei-1	tei-1	tuei-1	tuei-1	tuei-1	tuei-1	tuei-1
腿	thei-3	thuei-3	thuei-3	thuei-3	thuei-3	thuei-3	thuei-3
端	tan-1	tən-1	tuan-1	tuan-1	tuan-1	tuan-1	tuan-1
乱	nan-5	nən-5	luan-5	luan-5	luan-5	luan-5	luan-5

总起来是：川西南路话读开口，成渝话读合口。乐山、泸州话同成渝话。

(6) 果摄一等帮端系韵母为-u，见系字为-u/-u/ㄨ̄。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哥	ky-1	ku-1	ky-1	ko-1	ko-1	ko-1	ko-1	kv-1
我	ɣu-3	ɣu-3	ɣu-3	ɣo-3	ɣo-3	ɣo-3	ɣo-3	wo-3
糯	nu-5	nu-5	nu-5	lo-5	lo-5	no-5	no-5	nuo-5
锅	ku-1	ku-1	ku-1	ko-1	ko-1	ko-1	ko-1	kuo-1

老派南路话果摄一等的元音是-u，在舌根音后变为展唇的央后高元音-u /ㄨ̄ 等。成渝话则全读-o，乐山、泸州话同成渝话（参见本文第四节第6条的讨论）。

(7) 麻三精组见系字韵母读-i。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姐	tei-3	tei-3	tei-3	tei-3	tei-3	tcie-3	tcie-3	tcie-3
写	ci-3	ci-3	ci-3	ci-3	ci-3	cie-3	cie-3	cie-3
谢	ci-5	ci-5	ci-5	ci-5	ci-5	cie-5	cie-5	cie-5]
爷	i-2	i-2	i-2	i-2	i-2	ie-2	ie-2	ie-2

南路话读-i，成渝话韵母读-ie（参见本文第四节4、7条的讨论）。

“者蔗（也）”读-ai，同蟹摄二等字。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邛崃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者	tsai-3	tsai-3	tsai-3	tsai-3	tsai-3	tse-3	tse-3	tse-3	tse-3	tgɤ-3
蔗	tsai-5	tsai-5	tsai-5	tsei-5	tsai-5	tsən-5	tse-7	tse-2	tse-2	tgɤ-5
也	iai-3	iai-3	iai-3	ie-3	iai-3	I-3	i-3	ie-3	ie-3	ie-3

这是南路话老派特征。今正在消失，乐山、泸州已同成渝话。

(8) 模韵帮系端组字（老派）读-o。如：

	蒲江	崇州老派 ^①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普	pho-3	pu-3	pho-3	phu-3	phu-3	phu-3	phu-3
肚	to-5	to-5	tu-5	tu-3	tu-5	tu-5	thu-5
炉	lo-2	no-2	lu-2	lo-2	lu-2	nu-2	lu-2
股	ko-3	ko-3	ku-3	ku-3	ku-3	ku-3	ku-3
图徒	tho-2	tho-2	tho-2	tu-2	thu-2	thu-2	thu-2

南路话这一特点见于老派发音中，蒲江话保存完整。南路话新派模韵读-u，与果摄合流（参见第四节6条的讨论。）

(9) 咸山宕摄入声一等开口见系（合盍曷铎）读- ə /-e。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鸽	ke-7	ke-7	ke-7	ke-7	ko-7	ko-2	ko-2	kv-1
割	ke-7	ke-7	ke-7	ke-7	ko-7	ko-2	ko-2	kv-1
各	ke-7	ke-7	ke-7	ke-7	ko-7	ko-2	ko-2	kv-5

在宕摄入声，南路话帮端系与见系不同韵，如：作tso-7、各k ə -7（泸州）；成渝同韵读-o，如：作tso-2、各ko-2（成都）。

(10) 咸山开口入声一二等帮端系庄组、三等知章组字读- æ 。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答达	tae-7	tae-7	tae-7	tae-7	tae-7	ta-2	ta-2	ta-2
腊辣	lae-7	lae-7	lae-7	lae-7	lae-7	la-2	la-2	la-5
涉舌	saε-7	saε-7	saε-7	saε-7	saε-7	se-2	se-2	py-2/-5
袜	uae-7	uae-7	uae-7	uae-7	uae-7	ua-2	ua-2	ua-5

(11) 曾一梗二开口入声帮端知见系字读- æ (- ε)。如：

	北	百	德	黑	泽
都江堰河西	pæ-7	pæ-7	tæ-7	xæ-7	tshæ-7
崇州	pæ-7	pæ-7	tæ-7	xæ-7	tshæ-7
蒲江	pæ-7	pæ-7	tæ-7	xæ-7	tshæ-7
乐山	pæ-7	pæ-7	tæ-7	xæ-7	tshæ-7
泸州	pε-7	pε-7	tε-7	xε-7	tshε-7
成都	pe-2	pe-2	te-2	xe-2	tshe-2
重庆	pe-2	pe-2	te-2	xe-2	tshe-2
北京	pei-3	pai-2	tv-2	xei-1	tsv-2

上两组字南路话韵同- æ ，成渝分别读- a 和-e。泸州话也分两组，与成渝话相似。

(12) 深臻曾梗入声二三等开口庄组（缉栉职麦）读-æ。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涩	sæ-7	sæ-7	sæ-7	sæ-7	sæ-7	se-2	se-2	sv-5
虱	sæ-7	sæ-7	sæ-7	sæ-7	sæ-7	se-2	se-2	ʃɿ-1
色	sæ-7	sæ-7	sæ-7	sæ-7	sæ-7	se-2	se-2	sv-5/pai-3
测/策	tshæ-7	tshæ-7	tshæ-7	tshæ-7	tshæ-7	tshe-2	tshe-2	tshv-5

这组字南路话同上二条，咸山曾梗入声一二三开口帮端知见系字同韵-æ（11、12、13）。成渝话是-e，与曾梗入声一二等字同韵（12、13条），不与咸山入声一二三等字同韵（11条）。泸州话与成渝话相似而保持入声调。（参见第四节5条。）

(13) 山摄合口三四等、宕江开口二三等入声精组见系字读-io（-iə）。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绝	tcio-7	tcio-7	tcio-7	tcio-7	tcyu-7	tcye-7	tcye-2	tcye-2	tcye-2
月	io-7	io-7	io-7	io-7	ye-7	ye-7	ye-2	ye-2	ye-5
脚	tcio-7	tcio-7	tcio-7	tcio-7	tcyu-7	tcio-7	tcio-2	tcio-2	tciau-3
学	cio-7	cio-7	cio-7	cio-7	cio-7	cio-7	cio-2	cio-2	cye-2

南路话只一组-io，成渝话分两组，山 -ye 与宕江-io。成渝话的分组与北京话同，泸州话分组与成渝话相似。

(14) 臻入声合口一三等帮知系端泥组读-o。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不	po-7	po-7	pho-7	pe-7	pe-7	pu-2	pu-2	pu-5
突	tho-7	tho-7	tho-7	the-7	thv-7	thu-2	thu-2	thu-1
物	o-7	o-7	o-7	e-7	u-7	vu-2	vu-2	u-5
出	tsho-7	tsho-7	tsho-7	tshe-7	tsbu-7	tshu-2	tshu-2	tqu-1

这组字南路话与山通摄合一入声字韵母同为-o /-ə；成渝话同遇摄通摄一等入声读-u。分组不同（参

见本文第四节6条的讨论）。泸州话保持入声，韵母有变化。

(15) 臻入声合口三等精见组读-io。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戍	cio-7	cio-7	cio-7	se-7	cy-7	cio-2	ciu-2	cy-5
橘	tcio-7	tcio-7	tcio-7	tchyu-7	tcyu-7	tcy-2	tciu-2	tcy-2
屈	tchio-7	tchio-7	tchio-7	tcyu-7	tchyu-7	tchio-2	tchiu-2	tchy-1

南路话与成都话老派同读-io（-yo），乐山、泸州多读-yu（-iu），近重庆。

(16) 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缉质迄职昔陌三锡）读-ie。如：

	崇州	蒲江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集	tchie-7	tchie-7	tchie-7	tcie-7	tci-7	tchie-2	tci-2	tci-2
笔	pie-7	pie-7	pie-7	pie-7	pi-7	pi-2	pi-2	pi-3
七	tchie-7	tchie-7	tchie-7	tchie-7	tchie-7	tchi-2	tchi-2	tchi-1
力	lie-7	lie-7	lie-7	lie-7	lie-7	li-2	li-2	li-5
席	cie-7	cie-7	cie-7	cie-7	cie-7	ci-2	ci-2	ci-2

南路话读-ie，重庆读-i，两者音类分组不同。乐山同南路话读法，泸州和成都话老派在两者之间（参见本文第四节7条）。

(17) 深臻曾梗入声开口三等知章组（缉质职昔）字读央元音-ə/-ə 或-ɿ。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侄直织	tse-7	tse-7	tse-7	tse-7	tsɿ-7/侄-5	tsɿ-2	tsɿ-2	tɕɿ-2
尺	tsbe-7	tsbe-7	tsbe-7	tsbe-7	tsɿ-7	tsɿ-2	tsɿ-2	tɕɿ-3
十失食石	se-7	se-7	se-7	se-7	ɕɿ-7	sɿ-2	sɿ-2	ɕɿ-2/失-1

全部南路话都保持了央、后元音韵，与成渝话读-ɿ不同。南路话自成一类，而成渝话则与止摄字相混（参见本文第四节8条）。

(18) 曾梗入声三等合口见系、通入三精组见系（职昔屋三烛）读-io。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域	io-7	io-7	ye-7	io-7	io-7	io-2	iu-2	y-5
疫	io-7	io-7	ie-7	io-7	io-7	io-2	iu-2	i-5
肃	cio-7	cio-7	se-7	cy-7	cy-7	cio-2/ciu-2	ciu-2	su-5
局	tcio-7	tchio-7	tcyu-7	tchyu-7	tchyu-7	tcy-2	tciu-2	tcy-2

南路话与成都话老派同-io。重庆话读-iu；泸州在两派之间。

(19) 通摄入声帮知系、端泥组读-o /-ə。如：

	都江堰河西	崇州	大邑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木	mo-7	mo-7	mo-7	me-7	mu-7	mu-2	mu-2	mu-5
毒	to-7	to-7	to-7	te-7	tu-7	tu-2	tu-2	tu-2
竹	tso-7	tso-7	tso-7	tse-7	tse-7	tsu-2	tsu-2	tɕu-2
绿	no-7	lo-7	lo-7	le-7	lu-7	lu-2	nu-2	ly-5

南路话山臻通摄合口入声字同韵读-o，如“未夺不突木毒”；成渝话遇臻通摄同韵读-u，如“布兔不突木毒”。成渝话与北京话的分组同。泸州读音的分组同成渝话（参见本文第四节6条）。

(20) 南路话有五个声调（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入声），古入声字今读入声调。如：

古入声	都江堰河西	崇州	蒲江	大邑	邛崃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调值	44	33	33	33	24	33	44	(21)	(31)

调值多为中平调。重庆话、成都话入归阳平，是西南官话共同的特点。

为了方便直接地观察，我们把以上21条语音特点做成“南路话、成都话和重庆话语音特点比较表”，先对列表的方法作以下说明：

(1) 以21条语音特点为比较，川西南路话的特点以上节中的崇州、蒲江、都江堰河西话、邛崃的语音为材料归纳，视作一个方言。乐山、泸州作为南路话在川南地区的代表点。川西南路话与其它方言点与之相似为“+”，不同为“-”。

(2) 川西南路话之外，其它方言点之间，如果符号相同，其语音特征不一定相同，可能只是相似或同类。如：16. 臻入声合口三等精见组，川西南路话-io，成都话-io/-y，乐山、重庆-iu，泸州-iu/-y，北京-y。前二者为“+”，后四者为“-”。又如：13. 深臻曾梗入声二三等开口庄组（涩虱测策），川西南路读-æ，成都重庆-e，北京-ɛ。成都重庆和北京皆为“-”，有不同，但相似之处是它们与咸山入声一二三等帮端知系字分为不同韵，而南路话是同一个韵-æ。

(3) 同一语音条件中有的方言点有两种以上读法，选择白读音与川西南路话相比来决定正负。如上面的16条。又如：19. 曾梗入声三等合口见系、通入三精组见系（域疫肃局），川西南路读-io，成都-io，乐山-yo(-io)/yu，泸州-io/-yu；重庆-iu，北京-y/-i/-u。前四者为“+”，重庆为“-”，北京与所有点不同，为“±”。

(4) 北京语音特点与其它点都不同，属于第三种情况的，标为“±”。如上条。又如：3. 古泥母三四等字读ŋ-，其余泥来母读n-/l-，川西南路、泸州、成都为“+”，北京为“±”，北京与其它三点不同。又如：6. 果摄一等主要元音为-u，见系字为-u/-u/-u。川西南路话-u/-u /-u，成都重庆-o，北京-uo/-u。北京音标为“±”。

南路话、成都话和重庆话语音特点比较表

表1

方言语音特点	川西南路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古晓组字-u韵前读为ɛ。	+	+	+	+	+	-
ts-与tɕ-相混。	+	+	+	+	+	-

古泥母三四等字读n-, 其余泥来母读 n-l-。	+	-	+	+	-	±
臻摄一三等端泥精组合口字失去-u-介音。	+	+	+	+	+	-
蟹摄舒声合口一等端组、山摄端泥组字读开口。	+	-	-	-	-	-
果摄一等元音为-u, 见系为-u/-u/-y。(乐泸成渝读-o。)	+	-	-	-	-	±
麻三精组见系字的母读-i。(成渝读-ie。)	+	+	+	-	-	-
“者蔗”读-ai。(成渝读-e。)	+	-	-	-	-	-
模韵帮系端组字(老派)读-o。(成渝读-u。)	+	+	+	-	-	-
咸山宕摄入声一等开口见系读-ɔ/-e。(成渝读-o。)	+	+	+	-	-	+
咸山开口入声一二三等帮端知系字读-æ。	+	+	-	-	-	-
曾一、梗二开入声帮端知见系字读-æ。(成渝读-e)	+	+	-	-	-	-
深臻曾梗入声二三等开口庄组读-æ。(成渝读-e)	+	+	-	-	-	-
山摄合三四等、宕江开二三等入声精组见系字读-io。	+	+	-	-	-	-
臻入声合口一三等帮知系端泥组读-o。(成渝读-u)	+	+	-	-	-	-
臻入声合口三等精见组读-io。(成-io; 乐泸渝-iu)	+	-	-	+	-	-
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缉质迄职昔陌三锡)读-ie。 与咸山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业业帖薛月屑)同。(成泸-ie/-i; 渝读-I。)	+	+	+	+	-	-
深臻曾梗入声三等开口知章组(缉质职昔)字读央元音-a/-ɔ/-ɿ。	+	+	+	-	-	-
曾梗入声三等合口见系、通入三精组见系读-io。“域疫肅局”, 成-io; 乐泸-yo/-yu; 渝-iu。)	+	+	+	+	-	±
通摄入声帮知系、端泥组读-o。(成渝-u; 泸-yu/-u)	+	+	-	-	-	-
入声独立, 不归阳平。	+	+	+	-	-	±

三 南路话和湖广话的相似度

为了客观地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的语音系统在多大程度上相似, 以及这6个方言之间在语音系统上的相对距离, 我们把表1中各点的相似条数进行统计后, 转化成相应的数值, 可以更直观地看到它们的相似程度。下面将转化的方法进行说明。

“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特征及权重数值表”说明:

(1) 语音特点数值: 上表1中, 每两点之间, 同行同号为1个语音相似点, “相似特征数”数值积分为1;

(2) 语音特点权重数值: 在汉语中, 所有声母、韵母和声调出现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某个音位(包括调位)出现频率越高, 它在音系特点中所占的比重就越大, 方言特征的表现也越明显。如果一个汉语方言音系中, 调类数为5, 声母数为20, 韵母数为40, 那么在一段40音节的话语中, 每一个声调、声母、韵母出现的概率之比就为8:2:1。我们在方言的语音特点的数值比较中, 引入某个语音特点出现的概率因素, 目的是使统计数更接近语音特点在方言使用中的实际地位, 例如提高声调在方言语音特点比较中的权重, 这与汉语声调特点在方言分区中的重要地位是一致的, 也与对方言声调的明显的感知是一致的。

在南路话与成渝等地方言语音特征比较中, 引进语音特点出现概率的权重数值, 以每个方言平均声、韵、调数为20个、40个、5个^①, 则声母、韵母和调类出现概率之比应为2:1:8。表1中的每两方言点, 声母特点相似权重数值记为2(第1、2、3条), 调类特点相似则为8(第21条), 韵母特点相似则为1(其余各条)。如果两方言点的21个语音特点都相似, 最高数值积分是31; 都不相似则是0。

按以上方法, 每两方言点之间, 相似语音特征数值及其权重数值累计如下表(表2)。

① 这里讨论的每个方言的声母、韵母和调类数比较接近, 而略有不同。如成渝话和北京话的声调数都是4个, 在说话中出现的概率会更高一些。这里取近似的平均数。

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特征数及权重数值表

表 2

方言点	相似特征数	加权的相似特点条和加权值 ^①	相似特征权重数
南路-乐山	16	1/2/21; 1+1+7=9;	16+9=25
南路-泸州	11	1/2/3/21; 1+1+1+7=10;	11+10=21
南路-成都	7	1/2/3; 1+1+1=3;	7+3=10
南路-重庆	3	1/2; 1+1=2;	3+2=5
南路-北京	1	0	1+0=1
成都-重庆	17	1/2/21; 1+1+7=9;	17+9=26
成都-北京	11	0	11+0=11
成都-乐山	8	1/2; 1+1=2;	8+2=10
成都-泸州	15	1/2/3; 1+1+1=3;	15+3=18
重庆-北京	13	0	13+0=13
重庆-乐山	8	1/2/3; 1+1+1=3;	8+3=11
重庆-泸州	13	1/2; 1+1=2;	13+2=15
北京-乐山	5	0	5+0=5
北京-泸州	11	0	11+0=11
泸州-乐山	14	1/2/21; 1+1+7=9;	14+9=23

我们将“表2”中的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做成“南路话与湖广话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值）比较表”，如下：

南路话与湖广话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值）比较表

表 3

	川西南路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川西南路	—	25	21	10	5	1
乐山	25	—	23	10	11	5
泸州	21	23	—	18	15	11
成都	10	10	18	—	26	11
重庆	5	11	15	26	—	13
北京	1	5	11	11	13	—

上表中每两两方言间相似语音特征权重数值与最大值（31）的百分比，即是方言间“语音特征相似度”，以此做出“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相似度表”，如下：

南路话与湖广话语音相似度表

表 4

	川西南路	乐山	泸州	成都	重庆	北京
川西南路	—	81%	68%	32%	16%	3%
乐山	81%	—	74%	32%	35%	16%
泸州	68%	74%	—	58%	48%	35%
成都	32%	32%	58%	—	84%	35%
重庆	16%	35%	48%	84%	—	42%
北京	3%	16%	35%	35%	42%	—

以川西南路话与其他5个点的21个语音特征相比较，能反映出这些方言之间相对的语音差别。相似度越大，两方言语音特点差别越小，方言间关系应越近；相似度越小，两方言语音特点相差越大，方言间关系应越远。表中可以看出：

① 例如：第一行“南路—乐山”栏，“1/2/21; 1+1+7=9”，表示加分的是第1、2、21条相似（分别是声母和声调），应在原来的每相似条（已计1分）之上再加1分、1分和7分，共9分。以此类推。加分的只有“1、2、3、21”条，前三项是声母条件应记2分，21条是调类应记8分，所以应分别再加1分和7分。

川西南路话、乐山话、泸州话的距离近（相似度 $\geq 68\%$ ），成都话和重庆话的关系最近（相似度=84%），形成南路话和湖广话的两大方言的分组。

成都话、重庆话与川西南路话、乐山话的距离远（相似度 $\leq 35\%$ ）。重庆话和川西南路话的关系最远（相似度=16%）。在一连串相邻的方言中，语音差别越大的方言历史距离越远，所以重庆话和川西南路话应是两大方言分区中各自的典型方言。

方言间相似度值都没有到达最大（100%），说明川西南路话周围的方言（乐山话、泸州话）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重庆话周围的方言（成都话）也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

泸州话既与川西南路话同在一块（相似度=68%），与成渝话的相似度也在58%~48%，说明它是南路话中受成渝话影响较多的过渡型的方言。

北京话与四川重庆各方言距离都比较远，距重庆话（相似度42%）近一些，距乐山话（相似度16%）、南路话（相似度3%）尤其远，既符合于现在通行的方言分区的大的界线，又提示我们，在北方方言内，南路话在方言分区上的距离是大大远于成渝话的。

四 从南路话与湖广话的音系差异看它们的历史关系

比较南路话与湖广话（成渝话）对立的语音特点，川西南路话和重庆话应成为代表。因为，从明清时期由湖北经川东向川西的移民历史来看，这两个地区大致位于最远点即影响最弱点，和最近点即影响最强点；从我们所分析的方言的地理位置看，这两个地区处在一连串相邻方言的两端；从前文得出的四川重庆地区方言语音特征的相似度来看，这两个地区的语音特征相似度最小。所以，我们将川西南路话作为岷江沿岸地区方言语音的代表，将重庆话作为成渝地区方言语音的代表^①。从本文第二节的21条语音特点中，我们归纳出南路话与湖广话相区别的下述9条语音特征。并试分析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从南路话与湖广话（即成渝话）对立的语音特点看，南路话不是湖广话的进一步地演化和延续。从南路话的9个语音特征可以看到它们的对立（以重庆话代表湖广话）：

（1）南路话泥来母洪混细分，区分“泥离”（参见本文二节第3条），是与《切韵》音系相应的，重庆话则洪细全混，和三峡东面的武汉话一样。如果根据明清移民语言从东向西覆盖的假设，我们不能解释为何在较早移民的东部地区已经不分了，为何向西延伸后又反而能分了？更西面的方言点，特别是岷江西南岸区域，无论是崇州话还是泸州话，都是区分的，这提示这个特征是南路话固有的，不是明清移民音系带来的。乐山话位于东西的中间地带，不分了，应是受东面重庆等地方言的影响。成都话位于湖广话的西端，区分“泥离”，这是南路话留下的底层。

（2）南路话蟹山摄舒声合口一等端组（山摄又泥组）字读开口，“对端暖乱”等字读-ei/-an（参见本文二节第5条）。初一看，这有点像武汉话语音特点。可是进一步比较，武汉话失去-u-介音的范围要宽得多，特别是武汉话蟹止摄泥组一三等字也读开口，如“内雷累垒泪类”。而这些字南路话是读合口的，并不与武汉话一致。所以“对端暖乱”等字读开口的现象，应该是南路话独立的演变，不与成都话重庆话同，也不与武汉话相牵连。

（3）南路话果摄一等字多数读-u，遇摄一等字老派读-o、新派读-u（参见本文二节6、9条）。南路话的果摄一等字的主元音后高化了，抢先占住了8号元音的位置，使模韵的主元音滞留在中古的-o韵原位置（老派），臻、通摄入声字也同样滞留在-o位置。新派南路话模韵高化为-u，与果摄一等合流，这可能是强势方言模韵字的影响（参见本文二节15、20条，又参见本节第6条的讨论）。这是一个音系内部元音之间的变动形成的格局。而重庆话的果摄遇摄一等字读-o、遇摄一等字-u则是与北京话同样的演变。所以，南路话与重庆话在这一点上的不同，也不是偶然的，是各自的音系内部不同的演变历史形成的。泸

① 如前文所述，岷江沿岸地区方言中，暂不涉及自贡为代表的仁富小片方言和雅安为代表的棉雅小片方言。

州话和乐山话在果摄一等字读法上，已向湖广话派演变了，在遇摄一等字读法上，还留有川西南路话旧读的痕迹（参见本文二节6、9条）。

（4）南路话麻三精组见系字韵母读-i，如“姐泻谢爷”，包括泸州话、乐山话在内，南路话至今保持这个读法。（参见本文二节7条）南路话音系中另有韵母-ie，例如咸山深臻曾梗三四等入声字，如“蝶接立集”。重庆话中的麻三精见组字读-ie，是西南官话的普遍的读音，与咸山三四等字同，“斜协”同音，与北京话韵类分组相一致。（请参见本节第7条。）南路话与湖广话中麻三精见组字的韵母演变是各不相同的。

（5）南路话的一大特点是有一大群韵母读-æ的入声字，咸深山臻曾梗开口入声一二三等字韵母都读-æ，如“答腊白色”。（南路话另有舒声韵母-a，如“他麻佳”。）（参见本文二节11、12、13条）这些字的韵母，重庆话要分别读成低元音-a（咸山一二等）和半高元音-e（其余），这是沿袭中古音的区别，也是西南官话中的普遍情况。这些在《切韵》中主元音分别为低、中、高的韵在南路话中合并成一个次低元音，我们尚不清楚其演变的过程。但是，显然南路话的这种演变与东面大片的成渝话（如重庆话）没有沿袭的关系。湖广话保持了西南官话普遍的-a和-e的两分，而且南路话合并成了一个特有的入声韵的-æ，与成渝话形成明显的不同。

（6）南路话的又一大特点是有一大群韵母读-o/-io的入声字（变体-ø/-ie），山臻曾梗通合口和宕江开口入声字大部分韵母读-o/-io。值得注意的是，南路话遇摄一等和山臻通摄一等合口入声字的韵母同是-o；成渝话却是臻通摄一等合口入声字读-u，而山摄读-o。“拨/不”、“夺/毒”，在南路话同音，而在成渝话不同音。成渝话分组与北方官话相同，而南路话的分组却不一样。南路话与重庆话的这个差别不能用相互延续的演变来解释。我们认为，山、果、遇、臻、通摄入声的这几个韵的演变可以这样解释：湖广话变化：

	中古	→	近代	→	现代 ^①
山一入：	uat	→	o	→	o
果一：	o/ua	→	o	→	o
遇一：	o	→	u	→	u
通一入：	ok/uk	→	u	→	u
臻一入：	uɔɾ>ot	→	u	→	u

湖广话的演变中，入声尾失去较快，通臻摄的入声韵与模韵较早地相混了；而果摄高化相对慢一些，第一步到了o的位置，为模韵的高化为u留出了空间。

南路话变化：

	中古	→	近代	→	现代
山一入：	uat	→	o?	→	e>o 入声
果一：	o/ua	→	u	→	u / u
遇一：	o	→	o	→	o
通一入：	ok/uk	→	o?	→	e>o 入声
臻一入：	uɔɾ>ot	→	o?	→	e>o 入声

① 语音演变的时代，除现代以外，其余的两个时期与语音变化的对应不是绝对的，下面的构拟只是表示出现过这些变化过程。

南路话的变化中，入声尾失去较慢，只是山通臻入声相混，保留了入声韵与非入声韵的区别，至今保留了入声调（和一部分韵）；而果摄的高化则很快，占住了-u 的位置，使模韵的-o 停滞在原位。以上演变构拟大致能说明湖广话和南路话这几个韵摄分组不同的原因。

(7) 南路话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读-ie，如“集笔力激”等字。重庆话和北京话在音系分组上有个相同处，就是：咸山摄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入声字读-ie，深臻曾梗摄相应字读-i。这是从中古音系继承下来的区别，而南路话不同于这个区别，咸山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帮端见系字同音，如“接结集节极积”音tɕie（参见本文二节17条）。湖广话和南路话中，麻三精见组字和咸山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入声的演变可以这样构拟：

湖广话的变化：

	中古晚	→	近代	→	现代
麻三：	ia	→	iɛ	→	ie
咸山：	*iɛp/t/k	→	iɛ	→	ie
深臻曾梗：	*iɔp/t/k	→	i	→	i
支：	iɛ	→	i	→	i
脂之：	i/i	→	i	→	i

成渝话中，入声尾失去较快，咸山的入声韵与麻三的阴声韵较早地相混，深臻曾梗摄的入声韵和止摄的阴声韵较早地相混，保留了两类元音的区别，继而连入声调也归入阳平；而麻三与咸山摄入声三四等字合流为-iɛ 后，高化停止，成为现代的-ie。

南路的话变化：

	中古晚	→	近代	→	现代
麻三：	ia	→	ie	→	i
咸山：	*iɛp/t/k	→	iɛ?	→	ie 入声
深臻曾梗：	*iɔp/t/k	→	iɛ?	→	ie 入声
支：	iɛ	→	i	→	i
脂之：	i/i	→	i	→	i

南路话中，入声尾失去较慢，入声调很明显，以致咸山深臻曾梗元音同化为一，保留了与阴声韵的区别，至今保留了入声调；而麻三的高化为ie 后，没有同类合流的限制（因为咸山还是入声-iɛ?），畅通无阻地继续高化，与止摄合流成为现代的-i。

(8) 南路话深臻曾梗入声开口三等知章组字读央元音-ə/-ə 或-ɿ，如“十侄直石”。（参见本文二节18条）在湖广话，这些字韵母读-ɿ，与止摄的非入声字相混了，如“时十石”、“雌池迟词持赤尺”同音。而南路话却分得很清楚，声调和韵母都不相同。如果用明清移入的湖广话覆盖四川方言的观点，何以解释为何这些原在湖广话同音的字在南路话又分开了，而且分得合于古入声系统？

(9) 南路话中古入声字今独立成调，所有的南路话都是这样。（参见本文二节21条）重庆话和成都话等则表现了西南官话的特点：古入声字读阳平调。同时还要注意，不仅仅是把南路话的入声调值改过来就成了湖广话，如上所述，南路话中的这些入声字韵母读音也成系统的不同于成渝话。南路话和成渝话在声调系统上的差别，至少要追溯到中古音系。

南路话与湖广话的区别弄清后，可以更清楚地看到它们的互相影响。

南路话的语音对湖广话的影响，可以从它邻近的成都话观察到。例如，成都话中泥来母洪混细分，这本是南路话的特点（参见本文二节3条）；又如，成都话（老派）深臻曾梗入声三四等开口帮端见系读-ie，这也是南路话的特点（参见本文二节17条）；这些都是南路话在成都话中留下的底层。所以，没有这些语音特点的重庆话才应该是湖广话的典型。

湖广话对南路话的影响则比较晚近。例如，乐山话的泥来母字不分（参见本文二节3条），应该是重庆话的影响；泸州话区分“绝月/脚学”（参见本文二节14条），、“橘屈”读tɕyɯ44（南路话这6字同音-io，参见本文二节16条），也应是重庆话的影响。由于成都市的地区经济中心的地位，南路话受其同化，例如：南路话的旧音“蔗者”读tsai，模韵字读-o，麻三精见组字读-i，在当地青年口中这些字的读音正变得与成都话相同。这是南路话正在丢失原有的一些语音特点。

总之，南路话与湖广话（重庆话为代表）的语音差别，音系中声、韵、调无论是分还是合，都是各自相承于（比《切韵》略晚的）中古音系的，是以中古音类为条件的。南路话并不表现出它是湖广话的分支，或者相反。南路话和湖广话两片方言音系内部结构的不相包容，这个现象很有力的说明，南路话不是明清之际“湖广填四川”带来的湖广话在川西南地区演变的结果，南路话应是元末以前的四川本地汉语方言的后裔。

根据南路话的特点，我们建议将它从现代汉语方言分区中的西南官话中划出。南路话应与江淮官话一样，成为汉语北方方言的又一个次方言，可以称之为“岷江方言”。

[参考文献]

北京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语言学教研室 1989 《汉语方音字汇》（第二版），文字改革出版社。

崔荣昌 1985 四川方言的形成，《方言》第1期。

崔荣昌 1996 《四川境内的湘方言》，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杨时逢 1984 《四川方言调查报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中国社会科学院、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 1987 《中国语言地图集》，香港朗文出版公司。

周及徐 2011 从移民史和方言分布看四川方言的历史层次，《语言历史论丛》第五辑，巴蜀书社。